

K 他命—就是要 high

甯應斌（中央大學哲研所教授）

（原載於台灣《蘋果日報》2010年5月24日。我原來的標題是【為法務部喝采】，現在覺得改一下更貼切。）

台灣政府通常禁不起民粹的壓力，往往在媒體聳動的道德恐慌之後做出違反或曲解法治的決定。國民黨曾批評陳水扁政府利用民粹違法亂紀，但是國民黨自從執政後，面對民粹輿論，也很少能以理服人，一些想佔據道德制高點來漂白自己形象的政客更是挑動民粹的帶頭者。

然而，在最近 K 他命改列二級毒品的爭議上，法務部竟然謹守法規的一致性與實務考量，反對某些立委的提議。法務部認為 K 他命只是娛樂性暫時用藥，成癮性極低，如果給予使用者觀察、勒戒、強制戒治或判處刑罰，會使學生學業中輟、上班族工作中斷，社會成本反而增加。法務部的立場表現了台灣政府中少見的自制與理性。

其實區分藥物為二級或三級毒品本身並不科學，往往就是政治妥協的產物。像二級毒品的大麻與搖頭丸根本也應該列為三級；或者原本是很通用的安眠藥 FM2，因為被冠上「強姦藥丸」，竟然如今也成了三級毒品。如果 FM2 日後被炒作為二級毒品，這也不會令人驚訝，因為在欠缺理性討論的條件下，某些藥物一旦被標籤為毒品，許多人就小腦反射似地將之視為罪大惡極。

在觀察諸如大麻、搖頭丸、K 他命這類娛樂性用藥的成癮性時，很多人說這些天然草本藥物或人工化學藥物會使人有心理依賴，或者是一級毒品的入門藥物。這些說法都抽離了使用脈絡與使用主體。

簡單的說，這些用藥在大部份情境下，就和朋友們相聚時喝酒取樂一樣，都是為了助興，為了追求 high（興高采烈）的感覺，為了拉近彼此距離。然而喝酒對身體的副作用，酒醉噁吐的難過，酒醒的頭痛會，都使某些人選擇以助興藥物為替代品，所以這些藥物很多是社交情境的娛樂用藥。此外，還有一些用藥情境和獨自喝酒是相同的，也就是想解脫心裡鬱悶或追求 high 等飄然感覺。故而只要這些情境或心態存在，就會產生類似心理依賴的表象，這種依賴和藥物本身並無直接關連。

由於這些藥物已經沾染偏差色彩，所以原本就處於偏差行為圈子裡的少數人，可能會在用藥後因為發現不如宣傳的那麼可怕，反而會繼續嘗試其他被標籤為更偏差的藥物。照這樣說來，把 K 他命改列二級毒品，只會加強其入門作用。就好像如果今天把酒精列為毒品，那只會讓更多人去嘗試其他藥物，因為反正已經在吸毒了，嘗試其他也沒差。

歸根究底，人們要追求 high，要在社交情境中狂歡盡興，這些需求是擋不住的。沒有了 K 他命，還會有別的替代藥物。享樂主義已經是目前社會的主流之一；社交娛樂性用藥、解脫鬱悶與工作壓力的用藥，甚至是建設性忙碌生活的必要調劑，週末狂歡後週一照常上班，這和過去毒品使人成為無用廢材的形象完全

不同。

換個角度來想，在高失業率的今日社會中，無法參與生產又豈是個人罪過？高失業率使人成為無用廢材，其害遠勝毒品，這才是政客應該著力之處。